

# 道德的堕落与堕落的道德

##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

刘 磊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00)

**摘要:**美国犹太裔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叙述了堕落少年霍尔顿的经历。霍尔顿的堕落是一种表面上的堕落,是对于商业社会的反叛,批判了这种社会中道德的堕落。霍尔顿的颓废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性戏仿,他的虚伪表征着对更深层次上的真诚的诉求,而他对于自然的眷恋则表现出反异化的主题。霍尔顿的堕落具有深刻的道德性,蕴含着多重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维度,并在其间表达着一种道德救赎的理想。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罗姆·戴维·塞林格; 反叛; 道德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3)04-0089-04

## The Degeneration of Morality and the Morality in Degeneration: o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Liu L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by the American Jewish writer Salinger, tells the experience of a “degenerate” teenager Holden. The degeneration of Holden is only on the surface, and as a revolt against the commercial society, it constitutes the criticism against the corruption of morality in that society. Holden’s degeneration is a critical parody of the society then, his hypocrisy embodies a pursuit of the sincerity in a deeper sense, and hi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the nature manifests an anti-alienation theme. Holden’s degeneration has profound moral meanings and houses manifold ethical as well as sociological dimensions, among which an ideal of moral redemption is given expression.

**Key word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Jerome David Salinger; revolt; moral alienation

## 一、引言——堕落少年的 社会道德之维

《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下简称《麦》)是美国犹太裔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代表作。该小说发表于1951年,反映了二战结束后美国青少年一代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态。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厌倦学校里的生活,厌倦成人社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四次被学校开除,却根本不当回事儿,继续着他那在权威视野中一无是处的生活。他憎恶学习,曾三次被学校开除。在第四所学校潘西中学,他还是不思进取,结果多门课程没通过,又被开除了。小说情节的主体即

是霍尔顿在被潘西中学开除后几天间的经历。这几天的经历集中表现了霍尔顿的生活态度,他恣意玩耍、脏话满口、隐瞒年龄酗酒,甚至糊里糊涂地把妓女叫到了房间里。虽然他后来坚持让妓女离开,还挨了打,但这种经历不免给他添上另一个污点。霍尔顿无疑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将堕落者的标签贴在了自己身上,使自己看似一名问题少年。有学者曾经论述道:“像这样一部只不过以一个‘问题少年’为主角,内容并不复杂的小说何以会勾起人们持久的热情呢?其奥秘也许正在于霍尔顿对成人世界的‘反抗’和对大自然的‘回归’意识。”<sup>[1]49</sup>

可见,出了问题的不仅是这个少年,还有当时的社会。在当时的美国,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伦理体系在商业社会拜金主义的侵蚀下濒于解

体,传统的道德观念趋于堕落。社会道德原则松弛甚至废弛,人们生活在道德的危机中。霍尔顿这个问题少年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拨了问题社会。少年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社会的问题才是这部小说的思想重心所在,少年其实用他的问题为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式。

《麦》的故事情节时间跨度很小,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却很大。孔秋梅曾经论述道:“《麦》通过主人公一天两夜游荡纽约的经历,反映了物质生活十分优越的现代美国社会中各种微妙的人际关系,描述了主人公在精神上的压抑,心理上的挫伤与生活中的孤独,以及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霍尔顿既是这异化社会的代言人,同时又是这异化社会的牺牲品。”<sup>[2]</sup>异化是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面临重大挑战,也是现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在现代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里,技术挤压着人的原始生活空间,提高了人的感官的自由系数,却降低了人的精神的自由系数。人迷失了自我,泯灭了自我,向着“非人”的异化状态沦落,而社会也向着物化的异化状态跌落。异化问题的核心维度是价值的维度,人是目的、人是价值的尺度这样的古典哲学命题受到了挑战。然而,道德作为考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关系着人学目的论中终极价值的内部结构与内部机制,也应该成为异化问题的重要操作性维度。《麦》表现的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也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范围内的整体性的堕落中,个体的堕落有可能在表层的堕落之下蕴含着深层的反堕落和促道德的信息,有可能具有积极的内涵。霍尔顿以其自身的堕落揭示和反抗着异化社会中道德的堕落。在其堕落中可以窥见某种道德性,他所展示的是堕落行为里的道德,一种堕落的道德。

李侦曾经论述过《麦》中霍尔顿反叛当时美国社会的三种方式:“以‘自暴自弃’方式反叛现实社会”<sup>[3]103</sup>、“以‘虚伪’方式反叛现实社会”<sup>[3]104</sup>和“皈依自然逃离现实社会”<sup>[3]104</sup>。这三种方式概括了小说中所反映的霍尔顿的处事方式、行为方式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在当时的正统观念看来都不同程度地含有堕落性质。然而,霍尔顿的这三种反叛方式从本质上说都是对于现实社会的道德堕落的反制,具有深刻的伦理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从道德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下文以这三种反叛方式为出发点,进一步论述霍尔顿这一堕落少年的社会道德之维。

## 二、颓废底色上的道德之光

李侦认为,霍尔顿“以‘自暴自弃’方式反叛现

实社会”<sup>[3]103</sup>。她论述道:“按照传统的世俗观点,主人公霍尔顿其言语谈吐、行为举止、服饰着装都近乎一个十足的‘疯子’。他身穿晴雨两用风衣,头戴一顶红色鸭舌帽,还把鸭舌转到脑后。他满嘴脏话,全是‘他妈的’、‘混账’、‘杂种’等词语。他挥金如土、大手大脚……”<sup>[3]103</sup>

霍尔顿的生活是一种自暴自弃、放浪形骸、叛逆不羁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他的堕落的重要方面。霍尔顿的自暴自弃与放浪不羁既表现在李侦所述的言行上,也表现在他对学校、对学习的轻视上。小说第一章中他说:“我忘了告诉你这件事。他们把我踢出了学校,过了圣诞假后不再要我回来,原因是我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不肯好好用功。他们常常警告我,要我好好用功——特别是学期过了一半,我父母来校跟老绥摩谈过话以后——可我总是当耳边风。于是我就给开除了。”<sup>[4] 3</sup>

霍尔顿对于被开除这件事毫不在乎,对于自己既往的学习态度毫无懊悔之意,说明他对于学校和学习是轻视的。学校是霍尔顿这样的少年学生接触最多、最直接的社会机构,代表了社会的力量,代表了社会对未成年学生的约束。学习是社会体制给予少年学生的任务,与其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相对应。霍尔顿对于学校与学习的轻视说明他拒绝接受当时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借此来反叛社会。因而,霍尔顿对于学校和学习的轻视也是他那种借以反叛社会的自暴自弃、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对于阐释霍尔顿的不羁行为具有一定意义。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有对此理论早有评述:“人格也由三个部分构成:伊德(id,又译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伊德完全是无意识的,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伊德和超我经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自我总是试图调和这对相互冲突的力量。”<sup>[5]</sup>

霍尔顿不羁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其本我的无节制膨胀,而这种膨胀是因为超我萎缩,未能对本我给予有效的制衡。超我的力量来源于社会,因而霍尔顿的这种生活状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性的道德堕落。弗洛伊德说:“我们假定在自我之中存在着一个等级,一个自我内部的分化阶段,可以称之为‘自我理想’或‘超我’。”<sup>[6]129</sup>他还指出,“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而自我理想或者说超我实际上可以“以良心的形式

行使道德的稽查作用”。<sup>[6]135</sup>可见，超我代表了人类文明及其道德规约对人的心理的驾驭作用，对人的心理平衡与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霍尔顿生活在道德锈蚀的现代商业社会中，超我随着社会道德准则的废弛而沦落。超我的沦落导致本我的膨胀，自我也就无法平衡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霍尔顿由此陷入人格的混乱，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而这种精神痛苦正是社会道德危机的个体表征。霍尔顿是一个敏感的少年，因而他在社会道德危机中的个体精神痛苦也就尤为强烈。霍尔顿客观上以其自暴自弃，更以随之而来的精神痛苦呼唤着社会道德的重建。霍尔顿在不羁的或者说堕落的生活中进行着个体性道德对于社会性道德的吁求。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成人世界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状况和道德堕落的社会意识状况；他表征着上述状况，并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控诉着上述状况。他在放浪不羁的生活中以个人的堕落模仿着社会的堕落，将深层的实质的堕落表现为表层的表象的堕落，以一种近于滑稽的模仿嘲弄着战后美国商业社会，揭示出其道德的堕落。霍尔顿的颓废底色上泛着道德之光，其堕落是一种隐喻，批判了社会层面上道德的堕落，因而具有道德的维度。

### 三、化“虚”为实，去“伪”存真

霍尔顿常常言不由衷，显示出其虚伪的一面，这也是其堕落的一个方面。然而，霍尔顿的虚伪是其反抗当时社会的另一种方式，他的虚伪与成人世界的虚伪是不同的。小说第三章中霍尔顿说：“你这一辈子大概没见过比我更会撒谎的人。说来真是可怕。我哪怕是到铺子里买一份杂志，有人要是在路上见了我，问我上哪儿去，我也许会说去看歌剧。真是可怕。”<sup>[4]15</sup>

霍尔顿常常撒这种慌，这种慌往往不涉及利益纷争，不伤害他人，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表面上的虚伪，构成了对于现实社会及其表现出来的实质上的虚伪的反制。有学者曾经论述道：“值得注意的，是霍尔顿那独特的反抗方式。即以游戏的、调侃的方式面对虚伪的人群与世界。在与周围人的接触中，他或逢场作戏，或虚以委蛇；或故作真诚，或一本正经。他知道自己在‘装腔作势’，字里行间也像嘲讽、揶揄别人一样对自我充满批判的意味。”<sup>[1]50</sup>

可见，霍尔顿的虚伪是一种游戏与调侃，是一种模仿中的反拨，他是以自己的虚伪嘲弄现实社会的虚伪，以一种劣迹显化的个体形态揭示着一种劣迹隐化的社会现实。

《麦》所表现的社会现实是商业社会的社会现实。在商业社会中，利益关系在社会意识中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而实现了影响的最大化。由于利益关系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强调，思想关系与情感关系退居幕后，思想感情连结所需要的真诚淡漠了，往往可以促进个体利益的虚伪则大行其道。虚伪的作风愈演愈烈，成为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特征。

高兆明曾经论述道：“道德是人的存在方式。”<sup>[7]13</sup>他指出：“道德与人性所标识的均是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动物，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文明的存在。道德，正如人们在世世代代流传更替中积淀为无意识的那样，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sup>[7]14</sup>

可见，道德是人的本质属性。真诚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关系着人如其本源地存在与显现自身的问题，是确保作为存在者的人本质不被异化的关键，因而是道德的基础性元素。真诚之心的泯灭是当时社会道德堕落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表现。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道德传统从其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两个源头那里继承了真诚这一概念。尽管这两个源头从不同的理念出发界定了真诚，它们崇尚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霍尔顿生长在真诚相待的信念遭到践踏、虚伪的作风泛滥成灾的商业社会之中，他以敏感的尚未固化的少年之心体会到这种道德堕落的基础性表现，并以他特有的“虚伪”反抗着成人社会中的虚伪。霍尔顿以他的“虚伪”呼唤着真诚，做到了化“虚”为实，去“伪”存真。

### 四、道法自然

作为一个现实社会的反叛者，霍尔顿有着隐居山林的愿望。其隐居想法违背了当时社会对于少年学生的角色设定，不符合其师长给予他的专心读书、出人头地的要求，这是从个人奋斗向图享安逸的转化，在当时的正统话语中也是一种堕落，一种不思进取的堕落。然而，在这种堕落中，霍尔顿也在反叛着社会，并在“堕落”中显示出道德性。小说第十七章中他对萨丽说：“咱们可以住在林中小屋里，直到咱们的钱用完为止。等到钱用完了，我可以在哪儿找个工作做，咱们可以在溪边什么地方住着。过些日子咱们还可以结婚。到冬天我可以亲自出去打柴。老天爷，我们能过多美好的生活！你看呢？说吧！你看呢？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劳驾啦！”<sup>[4]122</sup>

霍尔顿的请求是真诚的，他对于在大自然中隐居的生活是真心向往的。在霍尔顿的心中，大自然是当时社会的对立面，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社会

主流观念的生活理想,或者说代表了他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与生存状态的特质。中国道家经典《老子》中有这样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8]</sup>自然不仅仅是人类社会之外的物质存在,更是高于人类社会,也高于非人物存在的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可以为人类社会所效法的精神和理念。这种精神和理念寄托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物质存在,在青山秀水间昭示着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万事万物都应尊重其本真的属性,正本培元,而不是消解自身走向异化。霍尔顿向往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没有尔虞我诈的争夺,没有矫揉造作的行为,也没有虚伪险恶的辞令,一切都如其本然。霍尔顿在这种向往中解构着当时社会的合理性基础,批判着异化的社会。在这种异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连结被破坏。人的价值确定性既包含在人与外物的价值从属关系上,也包含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连结上,道德连结随着道德堕落的破坏与断裂导致人的终极价值的内部结构与内部机制的解体,使得人的包含终极价值的身份被异化。因而,道德的堕落是现代社会异化问题的重要组分,是一种道德的异化。霍尔顿对于自然的向往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是对异化社会中道德堕落现象的批判。

冯季庆曾结合小说《麦》的文本论述过主人公霍尔顿“怎么都行”的生活态度中所表现出来的语义无差异性:“他和女友见面时,觉得自己‘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她,可突然间我竟……想跟她结婚了’,在旅馆借宿时,对推销来的妓女也贸然相见,‘甚至都没加思考’,因为‘我对这个也不十分在乎’。叙述者对词语、个人和行为方式同样运用了无差异性的表达。这种叙述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抹去了人与事物之间的质的区别。”<sup>[9]</sup>

上述语义无差异性说明在一种异化的社会中万事万物都迷失了其人学意义上的终极价值,而与终极价值相连结的本质属性在这种终极价值泯灭的过程中淡化了,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趋于消弭而演化为一种表面上的和功利上的区别。霍尔顿对于这种表面差异的轻视即是对于异化的反抗和对于自然的追寻。他希冀达成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一种摆脱异化的,事物之间的表面区别在终极意义的澄清中复归本质区别而道德也复得其位的状态。

## 五、结语

《麦》中的霍尔顿是一个堕落的少年,但在他的堕落中有着道德的积极意义。霍尔顿的道德诉求不

仅以一种“堕落”的状态表现出来,也有着其直接的明证,那就是小说中点题的一段话:“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sup>[4]161</sup>。

这段话是霍尔顿道德性的直接表现,也使得暗含于其堕落行为中的道德救赎思想直接呈现了出来。在麦田中奔跑的孩子随时可能不慎跌落悬崖,这象征着纯真者时刻面临社会性道德堕落的威胁,他们有可能陷于异化的道德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们有可能受到当时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的腐蚀而迷失本真的自我,在道德异化的危机中走向身份的异化。而霍尔顿梦想着成为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要拯救那些处于危险之境的纯真者,使他们免受精神的戕害,使他们永葆纯真,使他们坚守道德的阵地,不受堕落之苦。在这里,霍尔顿将自己定位为一位道德上的救世者,表达了他不满于当时社会中道德的堕落。

综上所述,霍尔顿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堕落者,是一个道德的解构者,实际上则是一个守望者,一个道德的建构者。霍尔顿以其特有的方式批判着商业社会中道德的堕落,而他的道德是在“堕落”中彰显出来的,说明“堕落”也可以有道德,是一种堕落的道德。

## 参考文献:

- [1] 张介明. “反抗”与“回归”——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J]. 名作欣赏, 2002(3).
- [2] 孔秋梅. 忧患意识: 探析《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异化主题 [J]. 外语研究, 2006(5): 78—79.
- [3] 李侦. “反英雄”经典形象与现实社会的碰撞——《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反叛方式及缘由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5).
- [4] 塞林格 J D. 麦田里的守望者 [M]. 施咸荣,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 [5]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M]. 2 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62.
- [6]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6[M]. 车文博, 译.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
- [7] 高兆明. 伦理学理论与方法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 [8] 老子 [M]. 饶尚宽, 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6;63.
- [9] 冯季庆. 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120—126.